

在坦桑尼亚支教

◆ 胡婉青



这可是个体力活，对养尊处优、个子瘦弱的我来说不啻是个大挑战。“Hey!Patty!”我还在出神，一个叫 Baylee 的美国女孩就朝我掷了一把铁锹，并冲我诡谲一笑。她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。瞧着大家都热火朝天干了起来，我还犹豫什么呢？别丢咱中国人的脸！

可是，我操起铁锹便犹豫了。由于从来没有握过这家伙，竟不知道如何使用。这可难不倒我，现场学艺嘛！我偷偷瞧了下旁边同学的使用方法，“依样画葫芦”，虽然起初动作有点笨拙，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操练，铁锹在我手上竟也运用自如。干了一个多小时，我已经气喘吁吁大汗淋漓，真想停下来歇歇，但瞅瞅其他同学还干劲十足，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，这个刚冒出来的念头就被我压了回去。

尽管时间才早上八点多，但气温似乎跟大伙的热情一样“噌噌噌”蹿到了摄氏四十度……四个小时的劳动终于告一段落，每个人都累得懒得说话。

当地居民对我们这群远道而来的“白求恩”非常热情和友好，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午饭。村民主要经济作物就是香蕉，生活过得非常清苦，我们的三餐也入乡随俗：芭蕉放在盐水里煮一下当菜，菜焦则和少许大米一起煮当主食吃。尽管缺油少荤，芭蕉吃在嘴里还非常苦涩，但我们还是吃得有滋有味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经受住了第一次考验。破损的教室桌椅经过我们这批“能工巧匠”的修修补补，以新的面貌出现了。最有成就感的要数来自卢森堡的昂格纳。他上高中的时候跟做木匠的父亲学过三年，所以“缺胳膊少腿”的课桌椅都由他“承包”了。

点上蜡烛记日记

教室和课桌椅修好，可以上课了。根据安排，我们“一对一”负责一个年龄从 6 岁到 18 岁不等孩子的文化补习。我结对的是一个名叫特瑞莎的 12 岁小女孩。她皮肤黝黑，梳着两根麻花辫，赤着脚，一双亮眸腼腆地看着我。为了打消小女孩的拘谨，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递给她，然后和小女孩拉起家常。小女孩怯生生地告诉我，她还是第一次吃巧克力。通过语言加手势的比划，小女孩渐渐和我热络起来。英语是桑给巴尔的官方语言，但岛民通用语言是斯瓦西里语，因此英语水平普遍很差。缺啥补啥，“开学第一课”就从最基础的 26 个英文字母教起。有时为了矫正一个英文单词的发音要反反复复来上好几遍，虽然教得很吃力，但当看到我的“黑珍珠”认真学习的样子，心里感到美滋滋的。

每天要劳动，还要支教，每个人都感到很疲惫，但大家还是苦中作乐。因为没有电，更没有网络，夜晚，我们就点

上一堆篝火，围坐成一个圈，玩扑克，讲笑话，喝着客棧特制的饮料。我则独享清静，趴在桌子的角落，点上一根蜡烛，把一天的收获写在支教日记上……

小村庄濒临大海，因此淡水资源十分稀缺，每天洗澡只能就地取材，用咸涩的海水冲凉，而用海水洗涤的衣物因为湿热的气候，所以永远是潮叽叽的。不但要与恶劣的生存环境斗，每晚睡觉还要与不断爬到蚊帐内的体积如蟋蟀大小的蚊子、蚂蚁作斗争。这里的蚂蚁很厉害，被它咬一口，立马就会红肿，如不及时吃药就会发炎溃烂。为了防止蚊子、蚂蚁的袭扰，我们都支了蚊帐，哪想到，蚊帐竟成了蚂蚁的“美味佳肴”，蚊帐竟也被咬得千疮百孔，只能用“创可贴”补洞。一次睡觉前，我用手电仔细检查了蚊帐内是否有“潜伏”的蚊子或蚂蚁，确认安全后，才钻入蚊帐。没想到，睡下没多久，我的手上便被一只咬破“创可贴”进入蚊帐的蚂蚁咬了一口……真是防不胜防啊！

离别只是个开始

短短十几天的志愿者活动即将接近尾声。那天下午五点多，我正在房内整理衣物，特瑞莎来了，她的爷爷邀请我去她家做客。特瑞莎的家很简陋，是用几块木板围成的，类似于国内建筑工地上的简易工棚，平房的屋顶上铺着油毛毡，上面压着几块大石头。特瑞莎的家人很热情，特别是特瑞莎 70 多岁的爷爷，他粗糙的手拉着我的手，跷起大拇指，用不算流利的英语对我说，中国，毛泽东，坦赞铁路……虽然特瑞莎的家很贫穷，但这天他们用玉米面加糖、椰子油做只有在重大节日才吃的民族传统的“乌伯瓦伯瓦”手抓饭招待我，还炖了一锅用牛肉、咖喱、葱头、西红柿等原料做成的汤。特瑞莎俏皮地对我说，今天托你的福，我有口福了！

他们衷心感谢我每天教授特瑞莎英语，使特瑞莎的英语口语有了很大提高。特瑞莎还“汇报演出”，演唱了一首“字正腔圆”的英文歌曲……

临别那天晚上，村庄里的大人孩子们为我们表演了在当地颇为盛行的“布戈博戈布”舞蹈。这是一种传统的有特色的农村舞蹈，通常只在耕种或开垦土地以前表演，以示庆贺、祈求丰收。演员手握锄头或做刨地动作，胸部和胯部不停地前后摆动，极富农村情趣。看着这些已经渐渐熟悉的面孔，一阵难以形容的情感，浮上心头……

十几天虽短暂，但我已和这个小村庄和村里的人们建立了难以割舍的感情。这不仅仅是一次志愿者活动，更是对自我的再一次认识。正如 Hannah 说的，“不尝试就不知道结果，你的人生只有一次！”我想，学着去“GIVE”，这只是个开始，而不是个结束。

2010 世博会，诞生了“小白菜”这个词儿，他们可爱的形象，很多人一定都记得。今天我想说的是我台湾之行，见到的几位台湾的“小白菜”。

离开台北的那天早晨，太阳还没完全升起，我们在酒店用早餐，隔着明亮的玻璃向窗外望去，忽然看见一位二十多岁的白领打扮的姑娘，梳着马尾巴，一身合体的职业装外面套着一件亮色的马甲，脚蹬一双高跟鞋。车水马龙的三叉路口，她居然站在马路中间，面对着一所小学，紧握手里的旗子，挺直的背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只要看见有准备穿马路的背着书包可爱的小学生，她就挥动手里的小旗，吹着哨子，指挥过往的车辆停下。她犀利专注的眼神提醒着每一位驾驶员：“有小朋友穿马路哦！”路过的车辆无不因此戛然刹车。看着，真叫人心存温暖。

我向酒店服务生打听，这位姑娘是学校老师？她热情地回答：“不，是义工哦，一会她回去上班的。”果然，半小时后只见她轻盈的背影愈走愈远。

上班前还要去马路上做“义工”？真了不起。载我们的驾驶员推荐我们下一站去花莲的“校长梦工厂”看看。

“校长梦工厂”？什么意思？

凤林镇是座文风鼎盛的乡间小城。花莲历年以培育 82 位校长为傲，有一家拥有祖孙五代校长的美传。日式洁净的建筑，里面挂满了有年头的相片，这个地点具有历史传承的意义。我教了一辈子的书，对学校和校长自然是尊崇的。

进门左侧，我看见一位端坐的两鬓白发的妇女。她见我进门，微微起身招呼，说自己是这里的义工。我因为赶时间，也笑着点头略略回应。抬头仰望一壁《校长讲故事》，一下被深深吸引。这位校长讲述自己曾因为小时写错字，被先生打过手心。回想起来，他认为这是“爱的表示”，是先生教育我们把错误当成教训，永远不会忘记。还有一则故事，是说这位校长小时的一些成绩差的同学希望从“我”这里得到标准答案，于是我就努力不让自己有错误，因为一有错误，他们就再不会找我，所以我就更加仔细……

我伫立在“校长讲故事”的大幅照片下面，认真思索校长成功其中蕴含的哲理。这位“义工”也许见到我在认真速记，不知何时静静站在我身边。我对她说：“校长的故事很打动我，我真想一见这位校长，如果可能请转致我对校长的敬意……”孰料“义工”侧耳聆听完我的话，她微笑着，两只眼睛放着光彩：“这位校长就是我的父亲，我可以安排父亲和您见面！”

我睁大双眼，吃惊地说：“您是校长的女儿？可以？真的可以？真可惜我们马上要赶路了。”

我请她和我照张相片留念，她笑容可掬地开心地和我合影。她挽着我的胳膊，我们走出纪念馆，她一直站在门口，目送着我们。车子徐徐发动，她依然伫立在门口向我们挥手。

我想，她退休后，坚守着祖辈为教育积累的精神矿藏，义务担任讲解员，甚至没有人知道她的身份。这里不是繁华的闹市，又是一所涉及教育理念的展馆，不会门庭若市。有时几乎没有参观的人，她看起来很寂寞，可是我想，她的内心一定无比充实。

这之后，我们又遇到许多退休的老年朋友，她们身着职业的套裙，略施粉黛，优雅地迈着轻盈的步子，朗声给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们讲解。她们可以对本地的历史滔滔不绝、对年代和文物细节如数家珍。一口气说上近一个小时，幽默地和观众互动，毫无倦意，足见她们对讲解员的这份工作的无比热爱。

还有发现出租车驾驶员，手臂上戴的臂章。一问，同样也是在出车前，做两个小时的义工，自愿在马路边维持安全……

不由想到，我的上海有很多老人的好朋友去敬老院为老人唱歌、跳舞、陪伴他们。我也该去做一些值得做的事吧？不仅是写点文章，寄托自己的情感，也可以去发挥余热，服务于社会。像我这般做了一辈子书的教书匠，我想最好的选择，是去特殊教育学校，给那里的孩子们讲讲故事，因为我只会讲故事。

我这棵“老白菜”应该还有用。明天就打电话试试，就这样。

台湾的『小白菜』

◆ 董月光

寻亲公告

为了维护儿童的合法权利，现将有关部门移送来的走失儿童情况进行公告。请走失儿童亲属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，持有效证明联系认领，如逾期无人认领，视作弃儿安置。联系电话：53019670



编号：20161101
性别：男
年龄：3 岁左右
特征：身高 82cm，四肢瘫，不会说话
拾拾时间：2016.10.20
拾拾地点：凤阳路成都北路口



编号：20161102
性别：女
年龄：11 岁左右
特征：身高 138cm，弱智，会简单交流
拾拾时间：2016.8.4
拾拾地点：周星路聚荣路口